

戏曲教育已经到了危险境地

思哲

“戏曲教育,特别是地方剧种的人才培养,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学院的河北梆子专业,招不到学生,几乎已经办不下去了。”3月27日,在文化部召开的“戏曲教育与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上,河北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彭文民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当天,来自全国17所开展戏曲教育的艺术院校代表汇聚北京,分析戏曲教育的现状,探讨做好戏曲人才培养工作的良方。此前,在全国政协京昆室举办的“两岸四地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北京论坛”以及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就做好戏曲人才培养工作发出呼吁。

“戏曲院校真困难,戏曲教育真危险。”这17所院校来自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地域上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地区。他们的声音,反映了戏曲教育的基本现状。

“招22人,报考的只有两个”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教育持续升温,并且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艺术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戏曲教育,却日益被边缘化,特别是地方戏曲教育更是被严重弱化。招生难,就业难,已经成为悬在戏曲教育头上的两柄利刃。

川剧专业本是四川艺术职业学院的“看家”专业,她的前身之一——四川省川剧学校,曾经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川剧表演艺术家,甚至连香港艺人刘德华,也曾拜川剧学校的老师学习变脸。然而,如今的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却要招不到川剧专业学生而发愁。

说起这件事让人揪心的事,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朱贵庆心里特别沉重。他对与会的领导说,川剧学校的事,今年,学校原本要招收22名大专层次的川剧学生,然而,最终报名的只有两个。“四川省教育厅原本还要求我们必须参加全国统考。我告诉他们,如果要考,那么情况就是9位考官加上考务人员,一起考两个考生。教育厅的同志听说后,就让我们还是别统考了。”

而事实上,在未来的日子里,招生的难度可能还要大。安徽艺术学院院长张云说:“今后,全国高考考生人数将减少很多。今年,安徽全省的高考考生人数,就已经减少了近两万人。”考生人数的减少,使得戏曲院校招生更加雪上加霜。

戏曲教育形势为何这么严峻

戏曲招生难,主要难在哪儿?广东汕头文化艺术学校校长

林锦杭认为,造成戏曲招生日益困难、戏曲教育日益弱化的原因,主要来自5个方面:

其一,是戏曲行业从业人员社会地位、经济待遇低,且工作辛苦。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他们往往需要昼夜颠倒,对家庭、对下一代都有影响。“演员的待遇普遍偏低。在潮汕地区,许多戏曲专业的毕业生还不如去工厂打工或者做点小生意挣得多。”这种状况,如何能让戏曲专业对考生有吸引力?

其二,戏曲教育的学历偏低,学了戏曲专业后,除了到剧团之外,如要到其他行业就业,根本不可能。现在,用人单位在引进人才时,存在盲目追求高学历的倾向。小学老师需要大本科学历,甚至有的地方,连找个环卫工人也要求有本科学历。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只有中专学历的戏曲专业毕业生,找工作、落户口都是问题。”

其三,一些地方在文化导向上存在重西洋、轻本土的倾向,地方戏曲不如影视音乐专业对考生有吸引力。“现在,城市里的大多数家庭,都开始重视素质教育,都会让自己的小孩学一门艺术。但是,他们往往会让孩子选择钢琴、声乐、舞蹈等,如果让孩子去学戏曲表演,都怕被别人看成是另类。”

其四,学费高。在潮汕地区,要选择戏曲专业,一年要交5000元的学费外,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一个学生一年恐怕得花至少一万元。而普通教育,从小学到初中,都属于义务教育,学费全部减免,有的地方甚至高中阶段的学费也享受减免政策。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看,现在中等职业院校一般都是学制3年,农村学生每年还能享受1500元的补贴,而地方戏曲教育一般都是学5年,甚至是更长时间,另外两年享受不到1500元的补贴。在这样的政策下,还有多少学生愿意考虑戏曲专业?

还有就是地方戏曲专业招生对考生的天赋要求较高,在校期间,戏曲专业的学生学习苦、成材率低、流失率高。这种特殊性也让戏曲院校的招生工作难度更大。

戏曲教育亟待系统扶持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呼吁,要尽快实施对戏曲教育的免收学费政策,改由国家财政足额负担。

戏曲教育实施的是一对一甚至多对一教学,对服装、化妆、道具等又有特殊的要求,因此教学成本高等,而在现行政策下,获得的拨款与补贴又比其他院校普遍还少。这就使得戏曲院校的经费严重不足,院校办学积极性不高。“我们现在有京剧、河北梆子学生

150多人,每年需要学校额外投入100多万的资金,才能保持基本的收支平衡。”彭文民说,事实上,多数还在坚持戏曲教育的院校,都是出于一种文化自觉,出于一种责任感才在咬牙支撑。朱贵庆也说,“总不能让河北梆子垮在我们手里吧。”

与会代表建议,应对各学历层次的戏曲教育全部实施免费政策。戏曲教育在校内规模人数很少,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担戏曲教育费用。对戏曲教育的免费政策应该上升到国家层面,而不应该由各省自定。此外,应该由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计算戏曲教育中、高、本科不同阶段的教育成本,以此确定生均拨款,并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来扶持戏曲教育。

做好戏曲人才培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从经费上对戏曲教育加大扶持力度,与会代表还建议,有关主管部门要制定具体措施,从娃娃抓起,大力普及戏曲艺术;要实施入学直通车制度,对戏曲专业中专学生升入大学给予特殊政策;设立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有突出贡献的戏曲教育工作者和教学成绩突出的单位;文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戏曲院校的引导,进一步解决好人才培养和人才需求的衔接问题。

非遗生产性保护要在创新发展;要在保护中创新,不能墨守成规;非遗保护应更多走进大中专院校;不要等政策帮扶,要主动找市场……湖北省日前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座谈会,10多位专家为非遗项目的生产性保护建言献策。

摆脱曲高和寡 融入大众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几千年中国智慧的体现。但是如今很多非遗项目正面临危机,部分非遗项目面临“人亡艺绝”的困境。

湖北省群艺馆研究员吴志坚说了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湖北省老河口木版年画传承人只有一个老人,当地为了推动年画发展,动了很多脑筋,一度做成礼品赠送给客人,但客人兴趣不大,效果不好。怎么让非遗融入社会生活,让更多老百姓乐于接受成为一个难题。

非遗生产性保护,应在继承传统、保持独特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融入现代时尚元素,为更多年轻人所接受和喜爱,让非遗更具生命力,这是与会专家达成的共识。

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绣的传统工艺与现代美术相结合,汉绣大师黄春萍创作出纪念汶川地震《屹立的国旗》、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铁血肇端》等汉绣精品。黄春萍认为,民间工艺必须因时顺势,走创新发展之路,非常注重现代电脑技术的运用,生产老百姓用得起的旅游文化绣品。这为汉绣摆脱曲高和寡局面,走进大众生活开辟了新路。

让非遗走进大学

很多非遗项目需要纯手工制作,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吴志坚为此忧虑,大部分非遗传承人的子女亲属都不愿意继承传统手艺,像天门糖塑的传承人杨师傅有3个儿子,都没有子承父业。尽管手艺活儿有“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说法,但杨师傅表示如果有人愿意跟他学,他会毫无保留地教授。

对此,湖北省群艺馆原副馆长方湘侠建议,湖北省有艺术设计专业大专院校50多所,学生数万人,这些学生都可以成为非遗的后续人才。而且可以进行非遗专题讲座,开设公共选修课,不仅让艺术类学生,而是让所有大学生都能接触到非遗。与会的高校教师纷纷表示欢迎非遗传承人进大学进行交流,让非遗走进校园。

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许开强说,目前很多艺术设计类学生“创意不如老老,手艺不如民间艺人”,学生确实应该更多向非遗传承人学习,这也可以促

让非遗走进大学

新华社记者 高敬俞 俞俊

进大学生重新创业。

江汉大学现代艺术学院已经开设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课,并建立了4个大学生实践创新平台。副院长曹琳说,这个平台可以工作坊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学生动手制作、参与进来,更好地了解民间艺术。

让更多的人理解和认识灿烂文化

湖北省群艺馆副馆长张晓慧介绍,3月份湖北省启动了旨在推进非遗生产性保护的首届非遗艺术设计大赛。为了加强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湖北省给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提供每人每年1万元、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2000元的补贴。张晓慧说,这些补贴也许能够解决一些传承人的生计问题,但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还是不够的。

方湘侠等专家提出非遗除了政府加大扶持外,更需要建立社会的认可,多层次多角度加大对非遗的宣传报道,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这些灿烂的文化。

据悉,目前一些企业积极关注非遗,但有些政府部门尚未认识到非遗的价值。“应挖掘非遗文化资源,提升其含金量。”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姚伟钧教授说。

传承的序幕,也标志着湖南民族民间文化在高等专业艺术教育中真正开始起步。

建立非遗保护培训基地

湖南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目前,湖南共有郴州的“湘昆”、岳阳的“汨罗江端午习俗”2个非遗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湘西自治州被文化部批准命名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有国家级非遗项目99项,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5人;有省级非遗项目220项,省级传承人157人。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是湘剧、花鼓戏的最高学府,培养出了左大玟、王永光、刘赵黔等11位国家艺术表演最高奖——梅花奖、文华奖得主,将地方戏曲在这里中规中矩地传承、原汁原味地呈现;同时还主动承担起更多的传承湖湘文化的重任,加大对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与研究,积极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合作平台。

湖南省文化厅厅长周用金说:“我们将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基地,探索高等艺术院校与地方政府携手保护、传承、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路径。

让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走进校园和课堂。除了桑植民歌这一类民歌之外的表演艺术,戏曲、曲艺、舞蹈等项目都可以走进进校园,学校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孵化器。

第二届大学生绿色游戏动漫设计大赛鸣金

据新华社消息 Xfire杯第二届大学生绿色游戏动漫设计大赛颁奖典礼3月31日在中国电子竞技中心举行。大赛通过征集和奖励绿色游戏和动漫作品,发掘了一大批大学生中的优秀游戏和动漫设计人才,在游戏企业和大学生之间搭建了沟通交流桥梁,为大学生插上“创新创业之翼”。

本届大赛自去年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259所高校2000多名选手的1700余部作品。其中,35名选手分别获得6大类奖项的绿色火炬奖及一、二、三等奖。

据介绍,与首届大赛相比,本届大赛的传播范围更广、参与选手更多、作品质量更高,不仅具有较高的游戏动漫设计制作水平,更是体现了大学生对绿色网络理念的理解、认可和支持。比如,以艾滋病预防知识普及的游戏策划

案《冬日可艾神奇之旅》,以三国为主题的Flash游戏《超级三国》,以古代民间传说为背景的动画《孟姜女》,以少年励志飞行为主题的连载漫画《奇迹号》和以中国古代神话为背景的玄幻风格插画《出云志续——天机之乱》等,分别获得了游戏策划案、Flash游戏、动画、漫画和CG插画的绿色火炬奖。

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项目部主任邵德海表示,本届大赛获奖作品既符合绿色网络游戏和动漫文化理念,又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制作水准,体现了作为新生力量的当代大学生在游戏动漫设计领域的创新和突破。

主办方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增强大赛的人才选拔功能,在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绿色网络游戏动漫产业的科学发展。(李亚杰)



近30年来,山西永和县南庄乡成家村小学在一孔简陋的窑洞里培养了上百名村里的孩子,现在,它是乡镇几十个自然村里仅存的一所村办小学。随着乡镇中心小学的兴起,不少孩子们都已经去中心小学或者县城念书了。成家村小学唯一的老师王海青在这里任教已经14年,现在,学校里只有7个孩子。学校的明天会怎样,王海青很茫然。图为在成家村小学的窑洞教室里,孩子们在等待上课。新华社记者 范敬达 摄

开班传授喜剧门道

陈佩斯:我们该重视喜剧教育了

牛春梅

“到了这岁数,总有退下来的一天,就想把这点东西传承下去……”还有两年就60岁的陈佩斯日前宣布,将开办大道喜剧学院喜剧表演培训中心,招收有一定表演经验的学员,将自己几十年琢磨出来的表演喜剧的方法传承下去。

不能对中国喜剧妄自尊薄

30年来,从影视作品到电视小品,再到舞台剧,陈佩斯自打进了喜剧这道门,就再没出去过。谈到喜剧的现状,这位有着广泛市场号召力的演员并不满意。

“中国艺术界有一些专业人士对中国喜剧妄自尊薄,认为中国没有喜剧传统,甚至说中国古代没有喜剧艺术,他们太不重视自己的学习了。我也是通过这些年学习以后,才知道我们确实有可借鉴的东西,甚至我们有时候摸索了几十年的东西,最后一看,古人就是这么演的。有时候觉得自己特了不得,好像开一代先河,等真见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发现原来我只不过承袭了古人,或者暗合而已。”陈佩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陈佩斯认为,现在,一些专业演员对喜剧连科学的认识都没有,只是知道这个东西挺好玩,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在舞台排练的时候,往往是观念上的问题,把自己绊住了。“过去我们的戏剧

往往是从评话、章回小说而来,是有程式讲究的。但是现在,怎么铺陈、怎么结这个扣,怎么搭故事的桥段,全都不要了,上来就想,我怎么能几句话就让他乐。怎么办呢?用很多新潮的语言、新鲜的事物,三说两说,或者就是靠肢体的跌打损伤直接刺激。”

正规院校缺少真正的喜剧教育

近10年来,一直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陈佩斯发现,优秀的喜剧演员非常难得。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正规院校不培养喜剧人才,在艺术教育里,没有喜剧这门课。其实喜剧人才是可造就、可培养的,是有方法可循的,而且中国有丰厚的喜剧传统积淀,但这些都把我们忽略了,这是我们艺术教育体系的缺陷。”

从发现结构,一直到熟练地创建结构,这是我们喜剧的传统。但现在学校里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喜剧教育,没有教他们去创建结构,因此大家自然而然就走向了了解构——破除故事的结构。

让热爱喜剧的人少走弯路

每次成立新的剧组,陈佩斯都要跟年轻演员阐述自己的理念,“与其一次次地跟他们啰嗦,还不如我干脆办个班集中起来

说。”

陈佩斯的喜剧表演完全是靠自学,是在向卓别林、上海滑稽戏、日本喜剧的学习中,一步步地模仿、摸索出来的。“我是走了不少弯路,直到这几年才摸出了一些门道。”对于这些自己已经探索到的学问,陈佩斯觉得,不把它们传播出去太可惜了。“我已经在喜剧的门里,品到了许多经验和教训,而很多热爱喜剧的人却还没摸到门儿,应该把他们领进来,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能多一些时间和精力,探索更高的喜剧境界。”

培训班将于今年6月开课,目前有8名老师,初步设想招30人,学费1.5万元。如果第一期学员班试验成功的话,今后将每年办一期。为了让学员学到真东西,8周的培训时间共有364课时。培训班设置了喜剧理论、台词、形体、小品表演以及实践训练等课程。陈佩斯强调,这不是陈佩斯表演培训班,更不是陈佩斯收徒弟。“喜剧表演需要很多方面的基本功,舞蹈、相声、戏曲、台词,这些我都教不了。”为此,陈佩斯专门邀请了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北京戏曲职业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以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相声名家、配音演员,教授小品表演、相声、形体、台词等专业课程。培训结束后,优秀学员将有机会参加大道喜剧学院的年度大戏,与陈佩斯同台演出。

“韭菜开花也细茸茸噢,有心恋郎噢不怕穷噢噢,只要二人情意好噢,冷水泡茶哟慢慢浓啊。”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课堂上,桑植民歌传承人高生校一边唱一边给学生们讲授桑植民歌的艺术特征。

这是该院与湖南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举办的“桑植民歌进校园”系列活动的课堂教学现场。

桑植民歌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它是中华民族古老歌谣的延续和发展,起源于原始农耕时期,人们在长期的劳动中,用歌声倾诉自己的情感,调节自己的情绪,后又吸收了楚巫时代祭祀活动中演唱的一些音乐元素,并一代代口耳相传,延续至今。

民间艺术与学院艺术的一次对话

去年6月,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与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了“桑植民歌进校园”原生态音乐会。64岁的桑植民歌传承人谷彩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跟山沟沟里的村里人对山歌的曲子也能走进大学校园,迷倒一群能歌善舞的大学生娃。

桑植民歌多用衬词、衬腔扩充声腔和歌词的内容,使音乐生动、鲜明、形象,歌曲音乐节奏产生一种特殊的律动感。

“桑植民歌好韵味哟!这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民歌!”该院声乐系一位大一学生欣赏了演出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

这是桑植民歌首次进入艺术院校演出。“这场演出无疑促成了民间艺术与学院派艺术的碰撞和对话,质朴的歌声,让一群来自大山的民歌王子与一群接受系统科学发声培训的大学生结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该院院长鲁雁飞介绍说。

搭建非遗合作平台

音乐会后,湖南艺术职业学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非遗保护与人才培养可以双赢

伍益中

院举办了桑植民歌传承与保护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高等专业艺术院校不仅师资力量丰富,可以提供充分的专业指导,而且在人才培养、生产机制方面,可以直接保障和解决传承人青黄不接的问题。像桑植民歌这样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和课堂就可以让它得到更好的传承。同时,更多专业人士的关注、学习和研究,有利于桑植民歌文化品质的提升。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振平表示,要真正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还需要回到其遗产生成的民间去学。离开了其民族特征、语言特色、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无法学到精髓。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还在桑植县挂牌成立了桑植民歌实践教学

采风基地。该院组织学院师生、相关艺术家深入桑植民歌基地采风,与当地的民歌传承人零距离交流,吸收丰富的民间音乐元素,把桑植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富的音乐教育资源;加强对桑植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加强培养桑植民歌演艺人才和高层次音乐人才,为桑植民族音乐文化活态保护、传承储备人才,实现薪火相传;加强发掘更多新民歌、新节

采风的序幕,也标志着湖南民族民间文化在高等专业艺术教育中真正开始起步。

建立非遗保护培训基地

湖南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目前,湖南共有郴州的“湘昆”、岳阳的“汨罗江端午习俗”2个非遗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湘西自治州被文化部批准命名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有国家级非遗项目99项,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5人;有省级非遗项目220项,省级传承人157人。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是湘剧、花鼓戏的最高学府,培养出了左大玟、王永光、刘赵黔等11位国家艺术表演最高奖——梅花奖、文华奖得主,将地方戏曲在这里中规中矩地传承、原汁原味地呈现;同时还主动承担起更多的传承湖湘文化的重任,加大对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与研究,积极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合作平台。

湖南省文化厅厅长周用金说:“我们将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基地,探索高等艺术院校与地方政府携手保护、传承、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路径。

让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走进校园和课堂。除了桑植民歌这一类民歌之外的表演艺术,戏曲、曲艺、舞蹈等项目都可以走进进校园,学校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孵化器。